#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九十六至九十八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録監生臣周嘉猷

弇州四部稿卷九十六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神道碑三首

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羽泉劉公神道碑銘

公諱繼字子京别號羽泉其先以卿士佐周遂為大族代有顯者至宋避敵由汴南徙居建康數傳而元提舉

順之摧茶平江路即平江之長洲家焉再傳而沛教諭德讓德讓生仲興贈中書舍人贈君生鉉歴事五朝以詹事府少詹事終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恭有三子其最少者滸滸一子桐仕至湯溪令有治聲贈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桐一子黙初贈工科右給事中再贈如湯溪公則皆以公貴也娶於陳贈淑人實生公繼娶於都封太淑人公生四歳而陳淑人見背都太淑人來稱母十八侍郎公捐館舍公撫其二弟孺妹以共奉太淑

人有孝稱盖久之始字錢淑人以補博士弟子數獲雋諸弟子間可十歲而成鄉薦又六歲始舉進士其明年除知溫之瑞安縣公至則造請士大夫延見長老問所利苦以九等別户産以九則定傜役民循等應則亡得私下上其孔道為飛雲江舟子網利不時渡公官置船而籍覈其往來且亭其津以憩渡者邑當助役夫於鄰驛凡三故困苦之人二其直乃已公議毋以夫往而以直往俾自募邑人大悦俄島寇犯黄巖去邑且遠公獨

危之趣徙傍地子女貨賄內內城而增其雉堞儲糗精募丁壯乘城為守備居月餘寇果至亡所得逡巡遁去乃條防禦八策上之官著為令瑞安東南衿江其外大海有鳳皇南屼諸島為寇巢西北阻江而三港遮浦為括閩道寇所必爭公益募括蒼泰順壯士雜邑子弟教之為陸陳扼其吭沿江鑿外壕繞以周垣修列戰艦海口益署福清蒼山船相牙角調漁舟為偵伺身戎服而旬試之又明年抑賊於飛雲江已又殲賊於銅嶺馘其

魁冠小定即葺儒學修經史閣為祠祠故陳舍人東褒衣緩帶延諸儒生談說經義其中雍雍如也公為令先後凡四載積前後計旌薦且數十召拜吏科給事中遷工科右給事中大朝災議營建而公奉勑司監察條八事上之所以揆剔冗濫姦弊非一又紀一兵馬指揮乾没者置之理當是時將作大匠幸而中貴人影大司空雷公以斤斤持之恃公為益強所裁省萬計論功進通政司參議仍兼右給事亡何而上所御西宮災復議營

建雅已熟公才俾仍司監察是時嚴相孽孫鵠以錦衣指揮來預負其寵陽為推遜公公直據其上坐鵠稍有流言弗動也亡何鵠敗而公以功進太僕寺少卿又總第大朝功進太僕寺卿公感知遇復條馬政八事上之下部覆報可尋遷順天府尹公獨欲脩尹故事曰吾得備彈壓安能以獄市諉而晝寢輦轂下耶所賦役即彈射豪貴亡所避猾吏不寒而栗時乃議城張家灣而議者曰敵衝也城之利然非十萬金不可公請以五萬金

城而移大官三萬金先之益以勸募金公調度往來僅
四月而城成會所勸募足還三萬金於大官上悅特賜
白金文綺亡何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撫兩浙浙婁
中寇前帥錐以傳會取功名然不勝其汰敗故大司馬
趙公用廉節繼之民稍稍蘇矣公惟趙規是隨而小損
益其用特嚴賞罰科身往來海上約束文武大吏罔敢
不以情應盖踰年而廟子湖壇頭懸山東大㬥南策黄
裙福寧焦洋後先報捷比比鹵首虜獲生以千計内地

旻如論功賜白金文綺尋加正二品俸久之礦賊起直隷之婺源流刼徳興玉山遂犯常山勢張甚公疏請會直隷江西兵夾討之不待報而發所部兵由衢州分三道入擣大破之俘斬勁賊七百餘悉散歸農前是公疏上天子嘉公任超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三省軍務命下而賊巳平矣公復上五事而所稱嚴保甲以清盜源革冒濫以重名器禁妄派以蘇民困於便宜尤切俱報可是時御史龎尚鵬論公功凡千餘言大

約謂公用兵能以正合以奇勝卓然有古名將風平居
恂恂一儒生深厚不伐豈與炫才邀賞者等哉上聞而
益嘉之録一子入太學仍賜白金文綺公念民兵名募
無已時而衛所士髙卧弗與征行疏乞合為一軍練之
以次減募民兵費詔曰可其下閩廣如令已公滿三歲
考封三代再録一子太學尋遷為南京兵部侍郎而御
史有疑公者謂公自嚴相所驟也公廷辨略曰監工時
坐錦衣鶻上者誰耶御史當不聞嚴氏訌而謂自相所

驟也臣本末衆所知唯有一歸而已前是上已屈御史疏留公再請再不許而公勞苦兵間久困末病矣會得代歸病寖劇疏力請骸骨賜休沐居里公雖病里居聞一朝事未嘗不爲精思其後也一君子進未嘗不喜動顔色也然竟病不愈而卒中外搢紳大夫未聞問而推轂章上亡慮十數矣嗚呼公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非耶明興賢公大夫之以節著吳者自文恭公鉉始也當景帝議易儲羣公悉上署文恭公爲祭酒獨不上

署英廟既復辟而賢之拜祭酒少詹事且倚以相會卒
文恭公雖不及相然天下高其行而慕説之又蚤貴婁
更大任子孫鼎起顯盛為吳甲族公少承之獨以孤生
居貧其間至憂食指不能具伏臘人或謂公且廢著可
稍資其羡以謀什一公笑不顧曰不腆先人之廬不能
守而廢之即何以有辭地下且吾儒者可什一為蓋未
幾而文恭公之里門隆隆然列戟者則公第也君子謂
文恭公政不外究而公文不内施要之其奇節豐績有

相發者固不獨稱於劉矣公卒隆慶已巳距其生正德
巳巳春秋六十有一子一份娶於王女三適張汝化盛
於唐表一鶴孫二詹以公録爲太學生娶於吴次麐錢
淑人與份先公十餘年卒麐亦卒今獨詹在而當公卒
時以訃聞上震悼賜祭下有司爲營葬於某山之麓詹
以公三品例得樹碑神道謁太常卿袁公洪愈之狀而
問余銘袁公稱公淳篤夷坦有隱德至行其語當不妄
余不佞素習公當公之爲總督吴故其四履地閭里中

不知有所謂劉總督者迨以官遊過金衢間即委巷窮
谷靡不祠劉總督公且加額願公有後公可以銘矣銘
曰
皇篤公劉俾時好逑服采服休初命尹溫雉馴於原鯨
鯢其奔入賛袞鈘白簡栗栗以繩不適帝營建章赫赫
天梁公總厥綱司僕塞淵駃狁三千國富用宣惟時鞏
轂是拊是飭以城馮翊乃睠南紀爰錫公履奄有粵海
公徒組練蒸日波絢島夷是殄迴鏇內指戎莽若洗與

庶吏始出凛夏霜歸燠冬陽以律廼臧公鑰利闢舄粟如山無煩民間衮衣西歸帝省其私毋嗟釜錡孰仁匪旻德曜沈湮于嗟百身賜阡鬱葱我碑其豐庶幾文恭

明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贈工部尚書諡恭簡歐陽公神道碑

嘉靖二十三年吏部右侍郎泰和歐陽公卒於家其明年大宗伯宷言故侍郎鐸精白博茂砥節首公以保乂我王家宜祭塟宜諡詔曰可予祭塟及諡其吏下太宰

太宰浹言具如大宗伯宜贈詔曰可贈工部尚書其更
下翰林翰林臣言具如太宰於法敬慎事上曰恭一德
不懈曰簡宜贈恭簡詔曰可予謚恭簡於是翰林臣致
謚太宗伯致祭太宰致贈大司空致水衡金錢以葬而
公始有歸曰工部尚書歐陽恭簡公之墓故事三品得
樹石神道蓋三十年而未有舉也子獻以督府都事左
倅吾州而來謁拜曰唯是先公之有遺憾於大邦也則
不敢請以不穀之待罪而大邦有憾也則不敢請乃大

邦之吏民以先公故而及不穀曰公庶幾有後哉敢假先君之靈徼惠於吾子以不朽請世貞乃拜手曰此不佞之所與聞於父兄者也按狀公字崇道别號石江世為潭人其先大司徒歙以經術鼎承率更詢蘭臺通以學行繼武至刺史琮治吉留為吉人數傳而徙泰和遂又為吉之泰和人公少穎卓四歳能盡識雲臺二十八將名氏六歳受經輒成誦十三工屬文十七補諸生居久之就試其後先試而卲公寶蔡公清者俱能名知人

見公文嘆曰是豈經生儔耶而家文忠公與蘇黃復出
矣即首之遂以其歲登鄉薦蓋甫踰冠也而其明年復
成進士公自是力為古文辭而尤精治經史曰其退可
褆身而進則宰天下者久之授行人上書論時政語剴
切報聞尋使蜀蜀王竒公貌欲自結厚遺金帛扇皿公
一無所受曰使事有職不敢以私拜君王賜也歸下峽
舟東於盤渦欲覆衆呌號不已公色自若徐命取器物
投之渦殺其勢而會風怒薄舟於灘以免人自是服公

有大臣器俄遷行人司副為工部虞衡員外郎進郎中時有填臨清中貴人者假冦警請得如江西故事督軍務疏上諸大臣皆茅靡公時在郎署乃獨持衡大臣間曰奈何無事而弄兵以邊鄙我中土而要節鉞夫中土無大興而節鉞不輕假中貴人不當帥勿聽便大臣賴以強乃得罷公以便養乞南得兵部武庫戒藏吏懸隸直以待至則給之毋得先顯者其顯者亦毋予羡諸曹署甚稱之時喬莊簡公為尚書賢公至引以自副每語

輒達丙夜曰吾老矣固當讓歐君也出為福建延平知
府公思所以易其俗首下令禁黷祀淫祠故數十百所
悉徹以其材葺學宮里社建李先生祠館諸儒生茂異
彬彬矣諸死者毋久匿弗葬葬毋張宴毋得為佛會葢
未幾而家無積喪寺舍無寓棺也首司禮者曰蕭敬外
謬為共謹而羣從子弟多丞郎緹帥所從舍人子里居
暴横時強買民田而遺其賦列肆櫛比侵官道至不能
方軌而民苦賦爭徙竄公歸賦於蕭氏曰奈何重困我

民也已又正官道界斬其餘椽曰復爾我盡沒而肆矣已又得蕭氏奴殺人狀立決無所縱舍舍人子憤跳之司禮所讒公司禮大恨曰及我倖也而魚肉我一旦失上意吾無歸地矣謀中公以法將為緹騎逮太宰完徽聞而舉公堪劇改調守福州公嘆曰彼固有大璫在將寘我穽也竟投劾歸部固檄公上公上而填福尚璫者果盛氣以待曰蕭公誠貴人無奈桑梓何吾而帥也公不顧裁減其橫需且半郡有祭當頒胙故事益市肉肉

且及其客咸徧公弗為市肉益肉又不及客也尚恚使隷委肉郡庭而去公陽喜謂諸生尚公毋以若相禮而勞若耶趣分肉詣謝尚益不自得會迎春公又削其宴劚尚益恚因謁次庭詰公公不為動尚至出僭詩語公徐拱手曰尚公非臣子哉而忍為是言即上聞得無不可耶遂趨出而城中士大夫為公隂唱尚客曰府君畫得而奸私矣已則曰吏民為府君持若録而槖矣客大懼交闗尚以解而公益自勵為苦節大要以寛省刑役

為縣官牧養小民胏石之鍰即尺布不以自供而備庚賑至絶一切會贄曰吾不欲溷吾民也尚庶得公狀自愧因藩臬諸公以謝而公於諸公以一切絶故不能有加禮諸公外陽浮稱之心弗善也而公議里役則曰郡饒士大夫其士大夫又饒産民無幾矣請得稍減分民半役則上下交譁公時巡按汪御史珊獨心是公而為持之居久之上下則亦信而公以治行聞癸未應朝吏部奏課天下第一賜綵幣羊酒明年擢廣東按察副使

督學政公至則惇禮崇讓以行檢先諸生即試而踈繆者所察跌宕少檢者聊示懲而已再試及察如故乃始斥乙酉當鄉舉五人魁其經而公屈指曰吾得其四矣謂唐穆陳思謹鄭弘晏李日森瓊潮士也詩魁得無廣庠乎非岑萬則曾貫試連士謂張叔庠㢈士王養民暹之俟後舉張稍俊可名在二十王不能七十前也後皆如其言廣人人能言之以為神滿三歲遷雲南布政使司右參政未上召為太常少卿是時天子方有事禮樂

議建南北郊改高皇帝舊下羣臣議咸唯唯而公獨以時詘未可報時相雅重公欲入公翰林公力辭之泊如也遂遷南京光祿寺卿上六事皆為官節省撟乾沒稽出入天子嘉之著為絜令尋以後母憂歸服除即家拜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操江兼佐院事會復以父憂不果上服除召補前職方旦夕䫫笑江防事而改公撫應天十郡督糧儲矣謂吾不虞它七郡而獨虞蘇松常吾三郡之是虞而最甚者蘇夫蘇彈丸黒子地耳而

漕餉天下半即不給奈何厥田雖上下伯季也季畝僅五升而伯至十五倍之是且驅而蕪也既而曰吾得之矣吾不能額減而能均乃請於上比其最重與最下者而稍損益之重而不能盡損者為遞減耗米派輕齎折除之以陰見輕輕不能益者為徵本色遞增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諸推收田者從圩不從户田為母人為子姦巧無所容逃竄漸復而公又令民歲以田出緡錢顧役毋得仍十年舊裁省郵置濫費定收納凡數十百條

而會蘇守王君儀者遷爲兵備副使與公合以是能推
行之無害時吳人顧公居相位以書貽公曰公行法而
吾家增賦千石也然爲百貧家家減十石矣公所爲惠
政於十郡非一而獨於蘇著又獨於田賦著是時章聖
皇太后梓宫祔顯陵道經公所治公第嚴飭守令將佐
儲糗精除戎器廣游徼毋令梓宫有它而已問所以待
山陵使者公曰使非徽侯中貴人耶此有司事非吾任
也既事竣而所經由撫臣以次受賞山陵使獨劾公不

飭下公既已遷南京兵部右侍郎猶奪三月奉上雖以
山陵使言奪奉而所遣緹騎詗公者交得公治狀以聞
上遂器公無何吏部闕侍郎以應補者請不應凡再請
再不應而欲求老成持法者乃上公輒報可公之佐吏
部也不攜家曰吾乃安敢家此官乎哉時當考察法司
屬公佐其長務以精覈行之不阻勢不徇忮其斥謫以
否不以毀公之鄉人有居相位者謂公且移德我公自
以孤誠受上知弗謝也九廟災大臣當乞休公念無他

過引乃自引衰上曰鐸未老而衰耶其賜歸里公明日即束裝辭就道人謂公緩之上姑怒公以示眷行且召矣夫相君者公嚮弗謝也而又弗辭且以公為懟公謝曰去弗敢留召弗敢稽者人臣節也彼知我者以我為恭不知我者以我為懟公歸而卜武溪之勝構昕武草堂與伯兄爕讀書杯詠其中甚樂也可二年所而九卿給事御史合二京薦公者亡慮二十疏言甚切然公已寢疾亡何遂劇公猶起坐自若家人謀銷飲器為醫藥

費者公不可手書從伯兄所貸餘鏹俄瞑目不語至明
而卒卒之前十日有光起盱武若落星越禾蜀江而墜
故居春秋五十有八人以為祥云公燕頷虎額台背電
目望之偉如也少喪母哭泣如成人尋育舅氏其後居
父及繼母喪柴瘠加痛人或謂令母亦及慈若耶公曰
吾知母儷父吾悲不及養耳不知不及慈也公事其伯
兄甚篤即老未嘗不怡怡鴈從也語舅氏雖久未嘗不
涕滂滂下也於書鮮所不窺為詩文雅健精密成一家

言公自郎署至省臺佐銓柄出入中外所莅以威愛稱為嘉靖間名臣人主所以褒嘉之甚至極哀榮之典而天下猶以不及盡用壽不及中為恨公大王父昇王父鶴皆以公貴贈右副都御史大王母王母及妻皆南蜀王氏繼母康贈封皆淑人王淑人亡子而所貳劉氏張氏有丈夫子三女二長即獻娶於其由州倅為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判官次曰絲娶其少曰卿娶某皆邑諸生女長適諸生楊同唐次適王宗明墓在武山之陽銘曰

歐陽之秀鍾瀧岡後四百祀文乃昌太宰宗伯小司空
柱史太史諸曹卿宛若羣鵉鳴髙桐誰其最先媢朝陽
有偉虎頷電目公便便巨腹貯古今辯若决溜波長風
尚書折節下師郎為閫岐伯扶瘵厄抗節睨世無衡擋
帝曰汝鐸鐸海邦驪珠在采金在攻偕之報帝光天閶
大江以南帝腑吭汝何在漢晏在唐何以腴國無瘠農
則壤下上程凶豐劑以損益去偏傷野鮮甌脱家伏藏
穆穆政府帝所登如鏡懸照羣闇驚汝痒于職匪汝躬

胡以稱哀咈帝聰武塗可禾隴可桑念欲挫名名以鴻大星隕精越禾江歛用歸體湛然空帝胙息壤啓玄堂温明賻襚歸黄腸一德曰簡慎事恭其以樹楔表令終後千百年酹公宫有光燭天帝龍章

明故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汪公神道碑

世宗皇帝之二十七年而新安汪公玄儀以壽卒於里葢與其子良彬俱猶稱處士云而孫道昆起家義烏令矣又二十有四年而為隆慶之六年義烏令為兵部右

侍郎得封公與良彬如其官以明年萬歷之改元葬公塘山之壤於是汪公至三品法得樹石神道而天子所下制詞大指謂廊廟之材匪一世積以美侍郎而推功於公道昆捧而讀且感泣謂其友世貞嚮者納王父寃實徵言於故按察使攀龍即王父所操行誼長者然不能出於閭閻之外以徼惠士大夫之一言而慰諸幽耳業以壯為父兄扞惡聲不及犬馬與一賈人子能股掌中貴人而脫其弟於厄即攀龍一言之何至乃聞九重

而辱人主之綸綍夫既人主所幸采擇布衣之行不容
掩而光大之是在吾子世貞謝不佞不敢辭蓋聞諸孿
龍公年十四而亡寵於父也悍奴語弗順父恚孰視之
不能詰翁操大梃掊而詬之曰奴叛法當死奴覗奪蒲
伏受杖父以是心異公而會父得疾甚獨公侍臥起晝
夜無倦乃縣愛公與謀什一之業以為繳指衆而寡積
聚未易豪也橐裝客燕代遂大起鹽筴遊賈東海諸郡
中以其筴資諸從昆季咸饒沃遂推公為鹽筴祭酒而

中貴人劉景塡浙東西責賄諸賈大小相率亡去而景
夙戒吏以非所急急欲得公吏遂縶公之弟公旣脫身
念柰何以巳故殺季乃自詣景景怪問頎而晳者何人
公曰賈客汪玄儀也敢以千金爲貴人壽然公實不持
一錢景愕曰吾所急守義也而玄儀者何也公謝曰守
義實字而此中善視賈居恒以字行景領之出人怪公
何所從得千金耶公弟持券謁說郡守守謂是素不侵
爲然諸者許貸庫金且行景而景坐劉瑾敗得免鄉人

持酒勞苦公公笑曰干支家言我生有天赦果然而公至六十即罷貫歸休里𦒰賈挽公謂祭酒方為我曹筴成敗柰何舍去即二子才年少恐不能無得失公謝曰老不任道路矣家歲賦秔六百釜可以粢盛秫半之可酒漿洿池其間可網罟以羞客旁舍竹十畝軒二楹於吾計足矣吾安能僕僕刀錐為二子守虜也無幾而封侍郎君舉道民三年矣而公授之詩百篇輒誦公以行酒喜曰是能出我家於賈者吾不偷甘食好衣而毋事

蓄藏之產業者以此兒耳道昆成進士而公喜可知也

蓋八十餘矣日進斗酒者三蒼頭一人能秦聲使佐酒

一日櫛而升堂命酒聲奏忽顧封侍郎君曰而翁歸矣

顧而弟客他所而子遠宦語之勉為善而已釂而逝公

所娶吳淑人為溪南著族父慶以擇壻得翁儉而好行

其徳諸畫佐公皆出意表為公置媵黄舉良植攀龍所

載舉二子事甚怪不録吳之卒亦七十有九其稱淑人

亦以封云良彬娶於胡有子二長即道昆既贈公而遷

左侍郎次道貫用道昆廕太學生良植有四子道坦道會道貞道者諸曾孫五人道昆又亟稱公即久客益務敦謹自愛為其儔強而酒之狹邪以一倡侍公呼燭具書草達旦與吳淑人莊至老媵亦化之雍容如也不佞嘗竊讀史遷氏傳於諸客最稱臨卭之識宛孔氏之雍容宣曲之折節為儉然度其後無顯者積盈而不已則造化鄙之藉饒而亡所苦則見以為因仍而忘詩書之好故其說曰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

氏也乃汪公内行淳至騃去其客歸而舉詩書之好於
孫子宜其享矣人主以道昆故榮寵汪公至舉閭閻之
行而亟旌之永永無斁爲汪氏後者宜何如報哉銘曰
毋窘於穡而客是即亦毋久客以勤勤親以佚佚身以
詩書後人有丈夫子二長善養志次述其事疇爲若孫
文而樹惇司馬道昆帝曰司馬汝格乃祖惟予賚汝制
詞赫赫爰剔潛德以光燕翼塘山之圻土沃而滋大隧
豐碑余表厥丘疇爲銘幽有齊李侯公神行天以大庇

象賢則百千年

墓碣銘一首

程君汝義墓碣銘

後程汝義卒之十九年而其子善之以其詩來請序則又以狀來請銘墓碣曰不腆先人之行不足以再辱長者唯吾子憐之敢徼惠於仲蔚仲蔚者余友也而為之介則又固請曰程君儒不逮仕客不踰中賈年不能辭天而何以傳暨表為然而誌之在幽宮者日就蝕也其

強有以慰夫稱為人子者余謝不敏不獲已為銘其碣君故周伯休父後至梁忠壯公靈洗居於睦為今徽人又十三世而孫雲抗黄巢亂寨休寧之汊口遂冠休寧族曾祖訓祖典父珉世世隱賈君生而聱頴受經術工屬文然不甚篤好之稍長即弃去曰丈夫具張矢胡意即必於是中求適人壽幾何乃從其父兄客周趙燕楚間君於什一不為鉤距苛取苐忍詢寡嗜以時伸縮之周俗纖儉徽濟以寛饒燕代慓忮其民揭羮不均君柔

平爲劑趙俗慓急縱侈則務緩示樸歴楚三俗時見所
折衷而適有天幸不乏損最後容吳嘉定樂吳之風土
與其賢士大夫因家焉君所不好者經生業乃獨好子
史於象緯堪輿龜筴覆逆支離之技時時心通尤喜吟
咏爲歌詩後先數百千篇其存者十一二耳即叩之皆
真境也余别有序不載君雖心計出入乎哉其大指要
以奇取而偶施毋問出問出所宜而已徽旅賈徧江左
君衣食其貧者不幸而醫藥棺槥于我乎取嘗袖百錢

行市廛間以乞窶人錢盡乃返久之倭寇犯嘉定城未及版令欲縱民妻孥出避君走謂令曰去民之肝腑而責之守夫安能膚立請捐百金募勇士爲諸巨室先授甲而登埤城卒以無他蓋寇退而君忽意倦曰歸乎歸乎吾安吾瘠土矣未及買舟而卒時年三十有四也君諱元利汝義其字别號西野娶於汪有二子長即善之娶於吳繼娶陳次善夫早夭孫男一人女三皆善之出葬永豐里之原銘曰

鬱芊乎佳城其下汝委形而上汝銘誰銘汝銘王先生



弇州四部稿卷九十六

弇州四部稿卷九十七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碑一首

明故翰林院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奉訓大夫華公墓碑

公諱察字子潛常之無錫人也葆胄殷宗錫肖公族其

在春秋右師表君臣之訓迨乎晉季孝子艱不娶之貞乃後仲息遂昌厥裔宋氏之始肇基東亭及明播遷於蕩口世藝黍稷爰有資槀公父奉政府君息轅素封解褐半刺業慕文事恥以貲顯泰陵委和之運震澤靈秀之滙時惟慶門乃篤生公公生而髫秀長不膚立攬玉麈以齊潤客訝寧馨挹銀海之渟澄人誇阿堵誦收三餘之晷論窮九師之辨府君乃延耆碩以攻玉購英哲而斷金公毫不停綴鋒無抗衡薄遊賢關則林宗之首

八俊髙步藝苑則田巴之屈千人屬龍飛之紀元歌鹿鳴而登薦江左之珠競靈蛇誰當照乘燕中之金收蹀躞誤蹶追風驚取一鳴獻無再刖竟登南宫上第射策金馬讀書中秘每試與吳郡陸君浚明更擅甲乙故太保費文憲公讀其文而歎曰東南之美盡在是乎公遂與陸君申友于之分錢通則管鮑慚分氣投則遜琨讓舞九畹馨秀居然大國之香連城並輝宛爾清廟之器然而珍阻投夜産忌當門枚馬之吹嘘甫上絳灌之詆

訶先入陸既改省夕拜公亦出郎民部淮漕之舳艫飛雪義絶桀指神武之衣冠若雲心安襆被遂以疾丐告棲遲逾年意泊如也府君篤資事之分割晨昏之戀強公起補掾武庫遷佐職方蓄學與五兵偕富宏識則九域同朗尋正車駕鋭精置郵民鮮告痡國減冗耗遇恩實授進封府君如其官母鄒為宜人斯皇朱紱宗黨榮之會天子方飭金華而治經術開白虎而講同異首以舊學兼採時聽改翰林脩撰拜命之日俾仍五品禄章

奏最之辰通理三考遷次銀緋綰曳之美佪徨弗居博
望清華之選逡巡若畏詔美撝謙特聽所守尋與校累
朝寶訓實録宸章之炳烺若燭何假青藜天禄之恬淡
如飴無謝玄白以録成進侍讀同考會試皇太子立詔
諭朝鮮賜公一品服充使者以往父老雜進方欽長卿
之見難豪帥歸誠自縣然明之却賄鳥水傳為盛事馬
韓載在稗史公既嫺婉其度加以長慮浹識故太傅李
文康公任在首揆號為知人適有密勿之陳薦公堪寄

端右會詔青宮已茵三至宜備四友公首擢司經局洗馬臺臣謂公酣酗不當儲輔天子外伸詳路特寢新除仍顧輔臣出李啟事曰是尚堪朕輔者胡以不當儲耶且以酣酗加華其何異謂黃門為宣淫坐閽伯以闌入也公既却軌無通李復削草不泄時始兩賢之蛾眉見嫉班姬所以奉帚尊鱸非美季鷹托而扁舟予告歸里至是者再昔安石偃蹇朝命栖遲東山自謂去巢許非遠公築園傍舍名曰嘉遯亦何以異茲而復見迫府君

黽勉比上非其志也俄補故官命主南畿鄉試貝玉走不脛之集桃李成無言之蹊前後二試若少宰茅公宗伯瞿文懿公兩魁天下尚書翁公陳公劉公殷公侍郎兩朱公畢公曹公凌公輩出入三事蔚然名臣垂白羔雁不廢師禮公程式之作世所指南片辭而模楷攸寓百試而光景恒新未幾超拜侍讀學士握留篆而南素薄宦情更涼物態冥鴻超蹈之旨默授流言青蠅點汙之談翻成知已乃以微謫露章乞骸駕言倦游篤懷養

志主上愍其情不之強也公以學士侍二親且五十矣夔夔齋慄不改孺子之慕烝烝克諧遂成太和之風俄而奉政府君捐館匪法大連之善居有踰濬冲之死孝溢米時進親慈為之祝噎鷄骨支牀門故虞其毀性亡何又丁郡宜人艱哀以歲加禮無老廢乃大營冢域茂樹楸檟鍾俟之墓田丙舍原氏之南陽新阡方斯蔑矣公謂龍蛇屈伸士之恒遇杜樹之蔭百尺黄河之潤九里故計倪五策匪徒謀伯王丹千金聊以足志四姓之

炊烟待爨羣稚之孤犿托儔取若囷廪寄之袵席役助
資匱之畝里搜伏匿之田涸轍多潤乎蹄涔為漁豈安
乎竭澤至於取予歸節豐約因心雖連雲之翬華争騫
而二簋之豚肩不掩物情頗異行之自如若乃樹梓種
漆樊君雲之迂筴也木屑竹頭陶士行之瑣算也唯公
行之獨得其效公雖家埒素封服陽陵君之善對名在
丹扆安張長公之退節時有佞相假賜環而為鈎復遘
倖帥指推轂以求脂甘語狎至危機隱括有為公動者

公如不聞閭閻謂所親曰昔人有投鹽於水以明非惜惜所與也吾守先人饘粥之遺而捐以填狹邪之逕乎且使白首婺婦丹唇衒門匪惟失節徒增其醜俄而侍相倅帥相繼淪敗始服公之遠識公林居凡三十載矯履迅步若士之狎雲霄柔肌粲顔姑射之凌冰雪高標鮮令簡度清貴室絶二八之媵坐無九九之客懸榻稀下廳門鮮通然而五祠並建躬辟主之蓀嘗千里裹糧手故人之問訊親仁泛愛道不相謀酬恩徇知誼有攸當

至於齊相脫驂未收越石之感孝標著論不免到溉之
嫌情意所安毁譽為汰公既杜口朝事遠跡世途取亢
寂寞之鄉長王嶕嶢之色偶周行墓所顧盼松栢泫然
久之謂諸子曰昔與陸生周旋館閣各言爾志陸生慷
慨裏革吾欲雍容經濟今皆已矣九原有知寧無小憾
君子以是知公之未盡忘世也公素強無疾歲昭陽之
作噩辜涂之月覺筋骨少異意殊忽忽叔子方侍容臺
典屬國促令請告奔波以歸見之喜動顏色沈痾少平

迄於攺鑽竟不時損飾巾待期綽乎太丘之度易簀就
正儼矣子輿之啟大怖將臨熙怡若寐小斂既畢容色
欣然公以弘治丁巳季夏之六日生卒以萬歴之甲戌
仲夏二十七日春秋七十有八所著有碧山堂知退軒
翰苑留院東行紀興巖居諸稿及纂華氏家乘九卷續
傳芳集六卷東壁蘭臺之撰舂容雅麗為宗一壑三徑
之辭簡遠玄澹為主雖黼芾人倫膾炙羣吻俱擅珪璋
靡慚竹素而巖居一集迥乎超矣公天與檢鏡夙成規

轂右文之景雖未竟其虹攄于陸之儀僅徵於鴻漸使際虞代則巢皐分徳其在孔門亦憲賜裁衷矣寢疾之際三子七孫長者垂紳服衿以侍湯藥少者累棊採蠟以娛遊目謝庭蘭玉之榮吾宗琳琅之秀人理靡虧夫子可瞑甫及授室叔子繼之乃知水竭鵬海珊瑚隨而告枯鳳歸弔鳥鵷雛以之從逝脩短迴絶衰榮不恒其門人王世貞等感匠石之見採悲融帳之莫從恩澤未零音徽就杳進不能請字豖於公朝退不獲寓心喪

於私壠敢造菲頌寄之堅珉其爵里父母子姓詳具於
左銘曰
矯矯先生履坦安貞進不離體退不近名𩰞史東觀授
書西清譏以譽伏榮將㢸并三事步武一書投削蓬心
廟廊華邸丘壑天與真貴人豈縻爵畢力温凊戢躬湯
藥以儉成饒以饒成德用必取贏施必歸澤内衆千指
鬩焉若畫環公之鄉爰諮爰式里有仁父家有嚴君是
亦為政奚其離羣我儆在昔身隱焉文君子脩之必達

必聞材足奢取事誠盈忌不朽讓一達尊居二隱几委形超然㝵累追契千古聲施來祀

碑六首

太倉州重濬諸河碑

先皇帝之四十又五年前叅政臣雲翼言臣吳人頗習知吳事吳地故不能當天下五十之一而歲賦十之二漕粟給大司農遂當天下半其農自壯比老死不能得一佚食日夜從事桔槔於水以田而閘者水故道多閼

無所灌洩請一切治水委之御史詔下大司空議督鹺御史故嘗任治水其委之鹺御史詔可其下鹺御史於是侍御孝義蔚公元康議治水而侍御洛陽董公堯封以條來曰是小借民力而大裨之於永永余敢以自諉乃會蔚公及撫中丞巴陵謝公登之下按察使者湯公賓按察使者下郡守蔡君國熙丞金君柱龍君慶雲吳君宗吉議曰水數治不能周南畝以憂吳父老至煩條政言然曩者尚書李公用大興法辟召官屬遍四郡甚

屈縣官帑不二十餘年而塞不腆丁未之役臺使者以名任一倅倅以丈報至委數萬緡水土間不二年而塞即計之今未有能用大興者也然使縣官不愛食民不愛力而司役者不愛耳目則固未有不辦治者也夫計之力取民近利者田二十而夫一遠者三十而夫一計之工夫三而丈一難者四而丈一計之食夫一而緡半計之耳目則丞等請以不肖軀任三公曰善其申議議四郡則先蘇議蘇先常熟太倉次嘉定議太倉先七浦

次楊林鹽鐵則為議七浦曰夫七浦綰轂常熟之口而東注海者也利最先於是即以今皇帝之元年春金君任治七浦其役夫合諸七浦之傍田者而佐以楊林鹽鐵之民凡十八日而竣為丈七千二百有奇工六十一萬一千五百十九食若金者六千一百五十有奇外創壩以距海潮費若金一百二十八閘一以備止洩費若金三百五十七又拓月河以輔之工萬一千六百五十二食若金者百三十七既報而謝公以遷去今中丞莆

田林公潤來曰嗚呼是唯余所理賦乃以勤二三子亡何侍御慶陽麻公永吉以瓜代蔚公曰唯余所奉璽書以嗣事余敢辭則會林公董公再下金君吳君及倅吳君維京則復為議楊林鹽鐵曰夫楊林者横州之北其右多阜易涸而鹽鐵故漕河也是二河者太倉幹也丈各八千有奇青魚涇至吳塘顧浦嘉定幹也丈各三千有奇出七浦壩而外者海沙所沮洳不濬之即揚塵也為丈三千八百五十計之工四萬五千食若金者五千

四百有奇俱報可則又以戊辰春俾吳君與金君畫地而治之其規模大氐眎七浦其役夫合諸河之傍田者而佐以七浦之民凡三十日而竣既報不佞其以燕請林公董公則相謂曰日大司農困匈奴使者十輩相望而天子即位予民租不能半然陽予之陰蝟取之矣吾儕憂皇之度無所出令而知所以策矣其謝不敏乃曰昔在永宣民困犂庭忠靖敷刋壤沃流安文襄覈均伏撟困蘇迨其季年公私陳因筴殆謂是乎二公曰然豈

唯子之州是利將四郡蚤莫焉退而蔡君以書請曰子爲銘之非以耀成事也以示後之志水者有攷也其無難興也無避口也無何而州父老數十百人復來請曰嚮者諸公雖屬我畚鍤而厚食我今旱二月矣而環河之民有生色焉殆諸公之貺乎與造物者均哉其乃不辭而爲之銘曰

震澤沮洳維天所滙以爲帝藏日夜北首銜雲眉霜既艫而廂原之不探陸塵其波何以溝防譬彼峻冬敗厥

貉狐而歎無裳維先末祼臣翼異有言逮帝初載大臣細旃強本節用顓求利害中丞煌煌手抉天翳百吏伏駭惟麻惟董左冠右斧日畏日愛監司承之提衡守令以盡成事曰維諸河襟帶太倉黔首所恃官毋私帑民毋私力務一其志庶幾子來立表刻漏以聽戒備男跣而撬女執簞筐遵彼河旁猗歟金吳立畚鍤間與細分功民亦有言不日成之毋久勤公清流決決樹之梓楊以為河封歲不念恤魃佐其武千里若赭環河四周膏澤

所侵悉為沃野桔橰之聲比阡相警以代澍雨無蘄於
天蘄我大吏是濬是撫爰在成際忠靖司平七澤節宣
文襄繼之籌析秋毫為民請蠲上錯塗泥外庾於田外
府於廛奴績弁仁羣公勉旃斯千百年

忠孝祠碑

隆慶之戊辰冬余自副祭起再游大名覩其疆邑土風
淳美民竭其榖麥桑麻之利奉給縣官退而治其餘以
共事家長上庶幾乎能自足忠孝之願而亡所事於詩

書之利者居無何而郡太守鄭君旻以祠故田侍中弘正及其子僕射布事請蓋大名古魏州地而侍中父子嘗為其州刺史節度諸軍者也當肅代之季所謂魏州者一辱於安禄山再辱於田承嗣蓋至於悦與緒而天子意不復有魏之山川人民而為魏之人者亦安於故而不復知其上之不為田而為李矣侍中因軍心之嚮踞其位而能一旦奉六州之籍歸之天子請吏治賦天子始為之疑繼為之大悦而魏之吏士始亦為之駭繼

而為之俛服恐後公率全師壓趙境聲王氏抗命之惡再鍛其武卒還復治青鄆罪獲師道族其家公北掠趙之要領提衡其六州東悉覆齊魯十五州之地併其所治為州共二十有七咸手挈以報天子其有功於唐甚大而讐於趙及齊魯人甚深用事者闇不晳於幾乘趙之人請帥捐公帥之而又奪其綱紀之僕俾闔門就屠僇以死僕射由苫塊起壘衰而從事枕戈待旦誓不與賊俱生而魏吏之黠者已深中趙之誘而復動其故迫於

得所欲而緩於報公遂至挾僕射援河北故事以請茍僕射於死生之際少有所動而移其念於擇利則必為之姑以應之而庶幾其乘隙伺間如李少卿所云者乃悉其財帛予士卒上書告天子慟哭於侍中之靈抽刀剚腹盖僕射之所不能報於力者讐而其所可報於心者君與父也僕射雖已死趙誅雖滕然魏人終不敢顯為趙而竟唐之世猶能以羈縻之跡時出其資賦以討挫叛鎮至於宋而天子恩徳日以浹又獲牧如冦如韓

者拊之魏遂以首善聞諸郡盖又至於今而余之所覩羡魏俗如嚮云者謂非侍中父子一洗其凶悖而振之以忠孝之力也耶鄭君謂魏俗固淳美然亦少稚不時以君臣父子之節撕警之則亦易忘而侍中僕射於其節為最著魏既以二公故善其俗其徳之也當無巳乃即廢署徹其朽材隳墍而更新之加以丹堊顏其堂曰忠孝余乃紀其事而歌以侑神其詞曰

旭輪兮太行下明河兮流漳滏而田兮從王悉而軍兮

以四匡師不勤兮仇予恒欲報兮狡爲阻臣胡避兮殉君子胡恫兮從父曳虹旂兮焜煌彏天弓兮上襄藏而肝兮緜縋之使陽咸兮招筮之重貂兮委蛇從副乘兮後先馳帝大明兮澤汪濊將趙魏兮齊文軌神怡怡兮享牷醴毋撫劍兮東北睨條風兮甘雨惠我民兮以逮趙土赤幘兮青衿靈脩脩兮恍有臨美我俗兮爲我禦禝千秋萬歲兮同此心

南陽張鐵二公廟碑

在唐至德初而有漁陽之變時南陽張公巡以雍丘令破賊走之進守睢陽遷御史中丞凡七十戰城破而不屈以節死詔贈揚州大都督官其子亞夫金吾大將軍人主所以寵靈而光大之者既極備而天下學士大夫以至婦女孺子類能言之踰六百年而為明之建文稱革除而文皇帝靖内難時南陽鐵公鉉以參政分省濟南固守不下尋抗王師於東昌累進右布政使兵部尚書叅歷城侯軍文皇帝由他道入京師購得公責之跪

不可剸其膝責之反顧又不可劘其耳鼻竟寸磔於市鐵公既用不屈坐族而天下學士大夫囁嚅嘘嚼於齒吻間而不敢吐後事漸解稍稍有筆之書者而會今天子即位制詔大宗伯故革除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有司即所在祠之墳墓苗裔存者厚加卹録以表忠魂勵臣節於是鐵公之事益大顯而南陽守維藎令見賔謂公其鄉人於詔得特祀而張公盖前六百年而為義而尚未有能祀之者以請於大梁之中丞御史咸

報可乃即郡城西闉故社學地中構堂三楹以安二公
位左右廊楹各如之戟門一凡公帑之羡費者僅為金
三十餘皆令遜所任也既成而分守条政李君廷龍率
守維蓋同守通通守希仁維熙令遜以狀來請世貞言
以文麗牲之石世貞謝不敏則謂張公提一旅馮孤城
遏十三萬之強敵以障江淮公死而賊旋滅其為勲最
大鐵公之守無異於張公其所摧堅折衝雅亦足相埒
而不能救金陵之下然張公之所為猶者七葉之天子

而其所讐者賊耳且是時死則已不死降寇矣而鐵公之節獨信於真主一統之日知存者之為名公卿有妻子而亡所羨亡者之為奸黨宗族無噍類而不之顧其事為甚難然唐之所以報張公實國家賞罰之常典而鐵公之獲旌又我維新之後祼上之所諱聞而下之所不敢言者也不又甚難哉愚竊聞之高皇帝起義自采石下集慶而首舉其不降者御史大夫福壽而褒封之立廟於雞籠山夫旌敵於抗刃接鏃之際略其吠堯而

取其徇桀以故其所感發振勵僅易世而為主死者比比即鐵公其尤者也而天子方嗣大服涣德音以高帝意行之於丹書之所志者而不恤孟氏有云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噫嘻明德過唐殆萬萬矣今而後謁二公之祠者為封疆之臣則思其所守邦之薦紳衿裾則思其所立感人主之激賞則思所以報覩二公之近者二百年遠至八百年而若新則思所以不朽是參政與守丞倅令意哉因記其事而係之銘詩曰

臣有大綱上以酬分下則成仁豈名之厚而薄五宗弁髦其身君有大德敵怨不校而誼是敦旌彼後夫以繹前思以風嗣人於赫睢陽為淮儲胥不驚敵塵有烈司馬作齊息壤洪流其湮毁魄全天賓于帝所恒為明神崇廟巖巖巖𡾊鼓坎坎萬舞侁侁駿虬翼鸞繚虹屈蜺雙甄儷輶疇右疇御霹雲之徒以逮萬春若彼平安及齊汗驄毋汙爾輪靈之未格立髮嚼齦含噫未伸靈既格我肹肹旨䶩芬削厲為忻豐我稌黍固我城隍福我人民

豫山淩空丹霞麅之並表嶙峋讀此豐碑千秋萬年其人若新

涇令劉公生祠碑

劉公之去涇也盖以給事御史選召云而涇之男女耄倪驚相謂奈何奪我父母其搢紳先生亦謂劉公特召誠寵異之然奈何奪我父母爲當公行相率而走數百里泣祖於江之采石即其地亭焉歸而其鄉之人祠劉公者曰東茹麻曰北古樓曰南妙峰曰西下坊凡四鄉

之人祠劉公若一其邑人則以請於臺御史報可則又以請於前太守王君廷幹記之則又相率走千里納箍於不佞世貞而請勒諸珉是時劉公復用卓異轉天官冢宰屬云而不佞意逡巡若有避也其男女耄倪曰吾不知冢宰屬何官姑以吾父母恩累下執事搢紳先生則曰冢宰屬鈞臣也得無以嫌避乎而以吾父母恩累下執事不佞盖久之乃喟然而嘆曰太史公創傳循吏班氏嗣響有味乎言之彼其稱述平仲之善至願為執

鞭而不可得豈非以睽世故哉乃今幸生當之自失之耶夫劉公一令耳其容保教思幾使涇躋與於禮樂去而益思之不忘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不佞又何嫌避也劉公者名世亨江西之臨川人也始涇得劉公屬歲侵公不欲以善賦聞身請得當户部勾校例襆被去林大中丞因民請而疏留之公乃序立條教櫛比其俗輸為限役為等損冗費禁苛取罕亭其騎置之它郡邑者勿過勞佚歲時行鄉落勸農力耕置社倉教

積貯諸開墾荒塞因山負澤聽自利弗禁婚葬宴會衆
俗成則去其奢纖大庾小稾稍稍充盈公乃喜曰民自
是可教矣鄉有約約有長長有副申高皇帝大訓而行
廣之章善用長癉否用短月朔蕪見諸生考問德業鼓
鍾間作聲詩繼之彬彬蹌蹌動止自規比邑方域若士
逮民觀風質成公又曰耳目之地得無有蠹吾治者乎
斷革訟師摎剔弊吏吏與胥徒凜若負霜大豪閉門中
猾僂行公又曰四封之內得無有萑苻弄兵賊吾民者

乎起自旁邑莽或伏戎下令諸鄉鄉募武勇趫健如格巨室主之據要走險捷策飛應冦至輙警警傳輒獲曾未何時丸絶赤白有虎負嵎莫之敢攖爲文禱之負子以奔虎患既息乃飭虎落以至儲水畬火儲堰畬水濡有衣袽綢繆牖户民于劉公若在襁褓劉公于民慈母嚴師昔在召伯蔽芾甘棠勿翦勿伐流爲美言播之聲詩而況於公肖之祀之匪直肖祀之思以永之伏臘烝嘗報成祈滋子子孫孫是馮是依公人神哉於乎公真

神人哉不佞乃系其畧以授令令祝君而亂以歌曰
琴髙之山兮下有琴溪七音泠泠兮南薫聞吹白叟兮
謳悲青衿兮前致辭疇食汝食兮衣汝衣薫蒸兮蘭餈
湛酤兮僧脂公不來兮佇余思帝命真宰兮代饗之㩓
人銓兮沛大澤公欲歆兮亮非一涇民世兮不倍德將
衮衣兮綏南國

房縣瀓澥堰斗門碑

房縣令朱衣上記都御史幕府言邑故房州遷人地四

塞亡商賈之羨其民依樵采而食所出薄不足以共以故恒苦饑而獨邑南有稻田數千畝號為肥饒其所受水出滴水巖灌溉以時則收倍它田而其地髙下凡三畈中下畈以次而受上畈之水其上畈以次而制中下畈之命凡水見遏而不下則弗敢播旁泄而他注之則弗敢播而下畈亦時能竊發其防以使上中畈之立涸以故恒蓄爭其爭能互為害而不能自為利日者令以行部至田所具得其狀乃行屬鄉三老亭父某某課督

民之獲田利者以次受賦俾環畛而圩之毋使傍泄自上而中中而下至綰轂之口鑿石為斗門大者三小者三十有五中為管七十餘上溢則板以障之下涸則啟以洩之凡為條石之以丈計者二千五百五十五為柱者一百十五為槽者十有五役工至三千三百三十而賦緍金僅六十餘因與守畛者約其下畛當受水而不予水者罰在上畛不當予水而輙啟水者罰在下畛其民皆稽顙聽約束毋敢犯竊以為令遷徙無常久或忽忘

之不以時飭治姦民起而脩一旦之憤破毀成業坐自失計而歸訾於上願得幕府之一言勒石而樹之通衢以示永永都御史曰善乃為銘曰

周有稻人掌稼下地豬防溝遂以追列澮楊芟作田暵澇咸備惟此山邑罕覯其利引流下輸建瓴斯易比於桔槔厥逸蓰倍門此三畎以時啓閉房南穰穰民靡虞歲爰戒來者毋怠成事

故福建按察司副使宗君子相祠碑

往嘉靖戊午島夷起閩海躪福清遂以其勁搗省其大帥恐甚部分諸監司乗城守而故廣陵宗君子相以參議得西門西門最爲省要害郭外之民叟婦稚跳賊而求入者踵相屬也大帥念賊或得以間乗之下令毋内民内者坐軍令宗君謂奈何遂拒吾赤子而委之賊且賊逺未遽乗也乗吾力能辦之大帥益恐欲設難難宗君則謂省無百日糧而驟益人以耗吾食非計更令入而挾芻粟者入之其非挾芻粟者弗聽宗君又謂吾赤

子奚擇奈何逆拒其饑者而委之賊賊又必不能為百日攻也於是大帥之難窮而宗君遂大開門縱其人諸見阻它門者亦轉徙而入凡數萬計宗君度入且盡徐徐治守具而數出奇以創賊竟逡巡遁走於是宗君之聲稱冠諸道遷其省按察副使督學政竟用積劬病周歲卒當宗君之為參議副使而汀守徐君其以事趨幕府故善君因得從君游其游輒於西門内之烏石山山有薛老峰鄰霄臺蟠桃塢之屬皆遒聳深秀昔人之所

詫以為靈仙窟宅者宗君樂之間謂徐君曰天地大矣而有兹山為兹山億萬年而始有吾二人哉則又曰吾去吾官若脫屣耳而不能遽舍兹山也庶幾異時神遊乎哉盖宗君沒之十六年而為萬歴之丙子徐君自謫起數遷而為其省之叅政以至按察使嘗經行西門咤歎曰此故宗君所入避寇吏民道也指謂其父老若猶記宗使君否父老涕涔涔下曰微公言吾能忘宗使君其為人長者稍出而謂郭外之民記宗使君否則大戚

中有號哭者曰徵宗使君而不肉於烏夷者幾希且吾猶使君子也更問徐君宗使君不幸而夭吾聞活千人者後必封使君所活詎止數萬人其後何若徐君亦泣而不能荅以宗君之無子也則相聚而泣其穎者曰吾聞之朱仲卿死而以桐鄉民愛之故謂後世子孫奉嘗我不若桐鄉及死而其子葬之桐鄉西郭民果為仲卿立祠歲時祭不絕今宗使君無子獨不能捐西郭之咫尺地以祀之而視其為若敖氏之餒乎哉徐君乃曰毋

庸也吾不忍以宗使君故損汝曹槖乃捜贖鍰之羡與
學匿租百五十金以為祠費行地而得烏石之址喜曰
此故宗君所屬神游地也其必食矣於是闔令裔先丞
從周受工焉為堂三楹墻繚之出石橋而門與西山對
復得傍寺僧之匿田供歳祀其民以時禱祈者勿禁徐
君乃走書及狀而屬世貞曰請假子之一言以示永永
余謝不敏則謂韓退之嘗誌柳柳州之墓而又記其羅
池廟以知柳州深也今吾幸辱宗君知亦為之一誌其

墓矣宗君文當不下柳州故嘗為要官而外除亦略相同其遷地之近與賜復之易宗君雖若少勝之乃其年與其後不及也獨所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毋論宗君無之而烏石之祀亦其民之久而不忘與徐君之獨居厚也非若所謂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也已余文固不敢望退之其何能辭乃記其事報徐君而復為樂章一以迎送神俾刻之石其辭曰

築宮兮岑崟望烏石兮參差桂棟兮玫垣薜蕙兮繚之

蒹百馨兮廡門攬遊儵兮橋池黄流兮灌鬯實籩兮肥
羜昬紛紛兮若囯靈何為兮延佇倩覞飾兮前舞靈徘
徊兮心獨若秋蘭兮紫莖濯清泚兮流素馨靈翛然兮
若來獨流睞兮友生風謖謖兮茄蔕悦若襲兮靈之袂
彷徨兮不得吐將兩誠兮冥會夷猶兮憺忘去惆悵兮
日將暮金支蕩兮迴照霓車轔兮澤霧朝汎兮歐冶夕
棲兮丁戊靈之格兮羣愉靈之逝兮我憂吻滄海兮不
波東崟崎兮使安流憯莫憯兮百年樂莫樂兮千秋

弇州四部稿卷九十七

弇州四部稿卷九十八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行狀一首

先考思質府君行狀

嗚呼先府君之棄二孤也葢八年于今矣不肖兄弟恒怦怦營營焉懼懿德之日就泯一旦溘先朝露以為終

天痛而屬霞盆之末回燭不肖兄弟間欲有所詮述不數言輒涕涔淫下且中咽也每舉筆不能終一赫䗓内惘然廢也今年春天子御極霈發恩詔與天下更始不肖世貞逦敢昧死伏闕白見寃狀下有司特賜洗雪還府君故官逦復敢與世懋稍稍攄次遺事行為狀而以不朽之計徼惠于下執事無論不肖椎不文即震裂荒迷中十不能舉一二以為大愧然竊惟於先府君懿德有所不盡而無所溢盖下不敢以私誣逝者而上不敢

以私罔立言君子其幸埀亮馬府君諱某字民應其先世為即丘子諱覽即丘孫始興文獻公諱導遷江東至宋左司諫諱縉者仕高宗朝稱名臣以不能事秦檜中廢居分水為分水人數傳而至元古川先生諱夢聲仕崑山州學正家焉遂為崑山人巳割崑山支地屬太倉遂又為太倉人古川之五世孫諱琳琳之子諱輅輅之子諱倬曰質庵公舉進士累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封其大父父官如之凡三為縣令一為御史再為按察副

使為左右布政使副都御史撫畿輔所至稱循良吏民思之生特祠者一祠學宫者四没而祠於鄉者一志循吏者五志鄉賢者四質菴公凡三娶於陳氏其繼贈孺人生都事君㡳最後繼封淑人生府君質菴公為副使於貴州業六十一矣而府君生府君既與質菴公生俱丁卯而又少頴秀異凡皃質菴公愛而奇之每曰皃異日當倍勝我其任南京兵部時府君從故大司馬太原喬公時時過質菴公輒呼府君方髫而姣好也儒步詳

視若老成人喬公已心器之屬以駢語對輙益奇喬公大稱賞置府君膝指其坐曰此兒異日坐也府君漸習服博士家言為文章峭健有氣力十五而質庵公捐館府君柴毀過禮依都事君居都事君故友弟然為人豪於聲色居恒張宴襍奏伎府君如弗聞也者每讀書至夜分伊吾聲後管絃弗罷矣時府君方病消病可二載其讀書為文章益自力而久之學益以宏博而湛邃於理旨十九出應試州舉第一試提學御史復第一補州

諸生明年復在高等至嘉靖辛卯郡試為郡守故大司馬聶公所賞試提學御史為御史丘公養浩所賞俱第一遂薦應天鄉試明年壬辰會試以病弗任場事歸居二年而陳太淑人疾病府君不脫衣冠而侍湯藥悉橐中裝走諸郡邑醫治弗效搏顙叩天請得以身代竟弗效府君痛幾不欲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其視含殮棺槨靡靡所不誠信然不一襍浮屠及吳俗禮時人翕然稱之明年當會試以喪不赴始府君與都事君縻著出僅

田二千餘畝皆下瘠然有天幸恒歲而府君日讀書共養陳淑人若不為産者然以無妄費故有所饒羡旁畝益闢因時置廢而息之所受鬻田輒予善價其善田日益來會歲下侵民饑流徙府君有廩米數千悉假貸鄉里不計息而以其奇煮粥食饑者所全活不可勝數戊戌會試其文奇甚不第歸而名益著弟子從受經者衆辛丑遂舉進士隸事禮部府君為歌詩雅有聲然意殊不自喜則取廷尉絜法誦讀之曰是三尺人主所用以

提衡天下者吾一旦獲從事安能嚄唶睍猾吏面孔也是歲授行人司行人又明年使淮藩行祭葬禮王國所饋遺直百金卻不受滿三載報最授修職郎乙巳都察院以闕御史請詔獨選御史府君為第二人得江西道尋監視中城府君以素習絜法故吏不敢夤緣為姦所理號能持平士民安之皇太子當出閣府君上疏列三事其一欲令師少之官賜坐論道降次答揖於講讀諸臣特免叩首俾得完養正氣從容講析不惟崇師重道

有光令德使其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不敢以一人肆於士大夫上為益不細其二引漢儒之言謂太子國儲軍撫師友必天下英俊又為天下立太子必宜用天下賢才欲令九卿各舉所知賢者以備宮僚之選必容止方嚴德行淳固經術精通聞見該博四事俱備迺為無負毋得仍用輕佻爭進之徒以為異日害其三謂毅皇帝在東宮時劉瑾之徒以狗馬淫戲搖蕩上心卒亂天下欲令內閣司禮甄選小心慎樸無他腸者充六局丞

郎之選其有作姦犯科簧鼓爲幻者許三師糾察論罪無赦疏上中外趣之時中貴人宋興者行萬金近倖及相嵩領東廠緹騎多從爪牙吏虎而翼齮齕人府君列其狀論劾之興迫則復行二萬金近倖及相嵩以疏辨且辭相嵩爲擬旨不允辭上亦微知興横泚不字罷之中外讙呼頌上明聖善納諫相嵩既以負中貴人興金又内慚府君謬爲己不與者曰侍御好手一白簡散大璫二萬金耶其目固眈眈府君矣無何以九廟恩賚授

階文林郎予勅命出監河東鹽法府君第以嚴簡治曰
吾力能設鉤距多耳目使晉人言王使君然事貴有體
吾不欲侵廵按權也至貪墨吏獨無所縱舍曰此吾職
所顓辦也居歲餘以疾告歸里里中兒有郡縣事以干
府君府君正色拒之然時取其枉抑無控者宛曲為解
說直之竟不使知也時世貞已舉進士府君貽書諄諄
謂士重始進即名位當自致毋濡跡權路又明年戊申
府君病間復為御史出按湖廣至則疏劾藩臬郡守之

貪不職者各一人罷之曰必及吾瓜而後罷楚民則何罪於是諸墨吏多望風觧印綬去其留者惴惴相戒不敢為非長沙以南多巨豪豪有暴横郡邑中家為樓堞箐砦自固者有用藥術淫良家女子者府君廉得其狀悉捕治杖殺之猾民重足立其尤至竄亡去他省守令端拱而治中貴人廖斌填承天嘗陷前御史至戍徼烈不可近然已慴府君風既謁度當報謁則為飯欲以嘗府君府君飯且為餽徐曰吾與貴人俱稱上臣子治一

方忍相厄耶貴人所不魚肉吾民者吾請事貴人貴人所不知而舍人子魚肉吾民者不得不為民治之亦不以及貴人凡吾有所裁終始全貴人名耳廖斌悅而愈嚴府君戒其下終府君任毋得犯前御史賈者好入人死死多不蔽法府君所行部輒為平反甚衆楚人至今頌之己酉監鄉試其程式文以雅純冠諸省諸生吳國倫等九十餘人皆知名士後為京朝官顯重甚衆庚戌代還復按順天八月敵數萬騎犯古北口時三輔自已

已土木難後可百年不被兵謂敵無何當自退府君時以萬壽節留京師獨憂之謂世貞曰古北單薄與敵共一墻耳吾所恃者京兵薊兵俱柔脆不習戰敵朝闌入而夕馳於都門之外誰能禦之通州吾咽喉也六師之儲聚焉吾當為上守通州廼具其事以聞且請速出禁兵屯南關廂召文武廷臣計議戰守長策而即日按部之通州勒吏士授兵登陴收諸舟楫之在河東岸者通人心非府君輕喜事然畏法嚴莫敢後繕治至夜半甫

畢而敵騎已大入突至通火竟夕紅燭天然竟不能渡河而西凡半月府君晝夜不解甲而治軍通以獲全上時坐西齋宮筭敵憂之甚念無以先聞者獨府君疏而所使諜覘諸輔城獨通州完又獨府君晝夜睥睨間會相嵩及大宗伯今元相徐公請見言邊事上曰王某可一陞至次日遂特批超府君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略通州以東諸軍府君念天子方旰食用邊事擢不敢辭而益治軍會敵退首上疏請發帑金下給事御史賑諸

中敵者報可時議欲增補京軍公獨請汰之謂國家以有用養無用汰之歲可減漕粟數十萬得沿邊數萬壯士又請於京城築外郭爲居人儲胥廣置村堡使民緩急得保聚無至餌賊設總督大臣轄薊遼保定資其兵力以拱衛神京通涿昌平密雲爲四重鎮鎮各置兵萬人得相救他如查革冒濫以足軍用精選間諜以嚴預備寛假文法以懐邊將收募奇勇以備選鋒宣諭威德以激士心咸鑿鑿破的議者或難之後卒具覆次第如

府君指府君請增修通州二城城甚堅費率減十三四賜白金一鎰文綺二㑹傳敵復欲大入寇詔用府君言置總督為侍郎何公棟而悉調諸邊兵數十萬駐近京為衛而以大帥咸寧侯仇鸞總之與何公相表裏吏部擬當為督糧餉者上特用府君其守通如故侯鸞驟得幸上挾重而性貪其所從卒於芻粟實利折價故盡欲得本色公移持軍與法恫喝府君冀以賄免府君歎曰上超用我迺不念國家大計而以賄免耶第若為不悟

者而身歷諸宿兵要害處皆為伏芻粟即侯鸞所遣騎異道至咸取給無悞府君復上言兵所過計食麗備萬一大軍與敵角而所轉烘炒熟食甬道逼敵不易達大軍既前角敵勢不能中分其兵以援餉請預得捐三千騎付臣因糧車為戰守可以無乏興復報可侯鸞度所以窘府君者窮稍稍意詘並取本折矣而竟以不便府君故敵亦不恒入議革通帥歸餉事户部召還京府君治餉可一歲所用度支金五十八萬有奇出納無絲毫

盩其於侯鬻自公費兩吳繈外不以一金爲侑壬子之春三月府君用原官廵撫山東治務持大體不爲一切苛煩而於法無所縱舍吏民畏而愛之僅三月餘倭寇大入浙之台郡縱殺掠而閩時亦有警廷推府君復用原官提督軍務廵視浙江兼管福興漳泉地方亡何改廵視爲廵撫始閩浙諸亡命入倭者誘以通中國爲互市而濵海居人多大猾陰內主之互市久不能無所負寖以成仇隙相傷殺不已因緣而爲鹵掠前是嘗設都

御史經理之頗有所誅戮坐以殘賊抵罪因罷不復置後懲之益爲寛姦人以相勾連得計亂益甚至是廼用府君府君度所治軍府皆草創而浙人又柔脆不習戰兵所受璽書輕不足以督率吏士上疏請假事權誅賞俱得以便宜行事嚴接濟之律寛損傷之條開招撫之令南則會二廣北則會江左諸鎮相掎角爲應援毋得秦越視而是時俞叅將大猷湯叅將克寛俱武勇饒材略府君虚己而任之都指揮盧鏜坐前都御史事尹鳳

以贓累俱繫獄府君惜其才奏釋為别將時所募調狼
土兵未至而括蒼郡邑惡少年饒趫勇耐勞苦府君䊸
得其主名糾為兵分配諸將時時出牛酒金帛慰進之
爭自奮願為府君死而王直者最賊魁也與其黨徐學
毛勲等據海之列港乘巨艘為水寨而築室於港上諸
山時時出奇兵來襲我府君諜知之夜遣俞君為前鋒
而以湯君繼之縱火焚其室賊倉皇走向舟兵隨而擊
大破幾盡殲矣忽颶風發兵大壞亂賊迺得乘間走所

鹵獲生倭百四十三首百五十餘焚及溺死者又數百人軍大振而府君所釋尹君者將閩兵徼歸倭於表頭北焚諸洋鹵斬百餘級奪生口二百餘後先以捷聞賜白金各一鎰文綺各二賊蕭顯尤亮狡率勁倭四百餘屠吳郡之南沙還逼松江而軍松江守來告急府君慨然曰吾嚮所疏陳犄角者非此耶顧謂盧君鏜吾出汝死何以報我盧君跽曰請取彼蕭顯以報府君壯之酌以卮酒悉選其麾下鋒畀盧倍道掩擊大破之斬蕭顯

餘衆潰入浙者俞君與諸將士徼殺無子遺是役也越
境而盡賊因以完雄郡又我兵與倭角不利陸今陸角
而利功甚大御史按江左者以聞復賜白金一鎰文綺
二府君行部視諸縣或未城或城而庳且薄者計賊所
縣道以緩急為次第畢城之凡二十餘縣獨慈溪士大
夫持不可府君強之不得曰後而當思我言府君去浙
一歲而慈谿破其殘瘡纍纍矣強就城且相誚曰若奈
何不聽王公言城今晚矣杭固為會鎮倭所窺伺者而

每府君出按部烽火不時警守令恐督集其男子登陴其女子以授餉至暮不得番休府君還即罷之曰男歸而耕女歸而機吾在何恐爲闔城歡然如再生蓋府君計倭以遠未至至而吾斥堠明無慮弗及奈何先敵而逆受困也浙人初懾倭鬬聲至則掩耳走其所當衛所將校皆紈袴兒惴惴相戒寧以明法死府君擇其中有志意技力者激之曰倭亦人耳若奈何見而走且若幸而世承平不復有分茅土衣紫帶玉者今庸知非天欲

富貴而華乎浙自是稍稍有戰將如鄧城劉堂孫敖張四維夏光陳行健華奮逐北有功或鬬死以節名府君復廣為刺得沿海寧紹及閩大猾所素稱内主者悉繫之覆其家賊自是不復知我虛實與所從入鄉導其餘皇在大海中亦無有以米粟火藥通者往往食盡遁矣府君之撫浙閩可二歲功次三千餘皆劇倭倭時有所陷堡寨隨而擊滅之計彼得不償所失而我軍所俘殺亦過當然府君每當上功輒逡巡不自言而小失利則

引以自咎曰為人臣委質固當爾也人或謂府君久次當遷不則亦量移易地府君謝曰吾知有盡瘁而已且吾而易誰當難者甲寅秋七月敵入大同殺大將覆其師撫臣坐失律下獄議置代未決上密諭相嵩中外臣誰為真忠者相嵩惶恐不知所以對上曰吾能得之吾嚮所自拔者王某耳相嵩頓首謝遂手敕吏部朕思大同撫臣須得人王某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廵撫大同贊理軍務仍促之往毋俟代故事唯置相用手勅蓋異

數也報至府君治一日裝即行浙吏民以數萬計挽車
絮且哭曰公幸全活我奈何舍我去縣官遂不復東南
顧耶夾道擁至北新關車柅不得前府君亦為揮涕曰
縣官念南北等耳北事緩且來綏若矣久之乃得發道吳
郡抵家百里而近府君使使酹於墓歔欷歎曰上恩重
生不復得為親有獨奈何於是府君行抵淮則從陸倍
道度紫荆關敵騎時尚充斥府君第遣兩偵卒先而身
以單車馳之鎮鎮人饑新中敵擁迎府君歡呼曰上不

忘吾曹遺所親信臣來吾事濟矣府君至則上書具言
歳侵與軍所以乏興狀請大司農金錢十餘萬賑之報
可府君與司農郎約毋有乾沒以畀大帥約大帥毋有
乾沒以畀裨帥約裨帥以口率給吏士不者當用柱後
惠文彈治之諸受約人人恐而府君又間從帥所取一
封衡之以示不測則益人人大恐不敢私吏士獲全活
者萬計而會敵復入寇公與總督許公合宣府兵徼破
之捕首獲百餘鹵馬牛羊稱是捷聞進兵部右侍郎兼

右僉都御史明年乙卯之三月薊遼總督蒲州楊公入為兵部尚書廷臣以關請議推府君爲貳上即用府君進本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督軍務兼理糧餉仍即日之鎮大同極邊地寒其軍素稱儉然傚於撫臣饒府君則列所當私入號幕府羨者十餘條悉罷之以歸軍毫髮無所與府君之爲大同才半歲於其行吏士哭而挽留不得發者幾如浙且曰上與我公胡遽奪之吾自今色復菜矣府君既與楊公代而敵帥巴圖爾杭台

吉達喇蘇等數萬騎入犯古北喜峰冷口諸隘府君發兵拒走之迺大集將佐講畫戰守利害條上凡八事曰列戍守曰聽權駐曰據險要曰專責成曰明探報曰張兵聲曰恤主兵曰撫屬夷俱報可府君以副帥吳珮二萬騎守冷口以遼東帥殷尚質輔之為外援以大帥周益昌萬二千騎守馬蘭谷以副帥龔業三萬三千騎守牆子至石塘嶺以副帥祝福四萬餘騎守渤海至鎮邊城大帥趙卿繼之為内援以大帥李賢步騎萬人守紫

荆倒馬諸别將步騎二萬東西佐之而自以精騎居中調度來往奔命府君與宣大督臣約諸地在宣大而險在内者移宣大兵爲内守地在薊保而險在外者移薊保兵爲外守彼此有分地無分民各以便宜爲國而已府君念諸延屬部名稱爲外臣然往往爲敵偵候勢不宜迫之迫之則驅而與敵一厚之則彼益驕而挾敵喝我廼令撫巡兵備捐繒綺犀毗貝帶胡粉之屬以好召諸部妻子所以慰藉其意良至而於六月中合薊遼大

帥出兵糴武其地旌旗徑百餘里不絶衆稍稍惕息更為我用矣巴圖爾等既已不得志益徵集諸部牧近郊為邪謀益急而府君前所遣布勁兵堅其瑕不可犯九月敵悉衆屯懐來川攻南塘兒牆又攻黒衝峪已又攻大石溝府君督兵拒擊復走之捷聞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如故予一子原衛所千戸世襲府君辭不可逡巡自謂曰家幸業儒父子備朝列毋為復侵介士路也時真保河南山東諸防秋皆騎兵無步府君謂守利

步不利騎藉軍威用騎重而以二戰士食供一馬非策也奏裁馬六千餘匹所減芻粟以萬計敵人先後寇遼左府君所發兵敗之獲首功數百又招徠則漢一千五百户事聞賜白金一鎰文綺二丙辰兵部尚書闕廷推府君副宣大許公上雅欲用府君諭相嵩首不如副相嵩意有所嚮極言許公長而練事宜內府君彊力果勢宜外廼已時大舉討倭寇府君發兵五千人從裨將尹秉衡將而南有功賜白金一鎰文綺二九月初小王子

達喇蘇等犯一片石喜峰口諸處府君復督兵拒走之
賜白金一鎰文綺二尋以擒獲叛逆賜如之明年之三
月敵闌入灤河諸地頗有所殺掠府君督兵力戰走之
詔切責奪一官為右侍郎兼僉都御史餘如故前是楊
公為政時府君所糾治諸將臣無不聽凡府君所糾治
或以善遷者即問府君所當代為誰以前一日論罷次
一日奏補即相嵩及其子世蕃有所欲上下不及發頗
以是為恨許公代之一切取相嵩指不復關府君府君

居邑邑不自得曰吾所欲寄死生於其人而不吾識可乎今楊公而用事吾為之死可也今非吾力所任矣而會兵部員外郎楊君繼盛以論劾相嵩父子為所陷抵罪府君聞之恨彈指出血不肖世貞又不幸嘗從楊君游頗為之經紀其喪而鄉人客相嵩所者文致其狀嵩父子怒切齒丙辰秋防功不録與灤河之役責重皆坐此故也府君既受命日夜拮据益治軍其分布大約視乙卯加密而身與大將焦澤歐陽安等抽諸入援精騎

駐要害為聲援是時西帥諳達巴圖爾錫凌阿十餘萬衆諜欲犯古北馬蘭東帥達喇蘇阿雅噶台十餘萬衆諜欲犯義院冷口諸鎮諜知明兵盛咸嚄唶不敢先發灤河之役敵雖有所剽掠其得不償失後復為窺伺計食其馬鸁雜畜過當廼稍稍遁詔復府君原所奪官尋以遼左獲敵酋功賜白金一鎰文綺二明年戊午之二月復以遼左破敵功錄一子入胄監六月復以遼左屬部獲敵酋功賜白金一鎰文綺二九月復以遼左破敵功

賜如之蓋府君於諸將中獨才故楊都督照楊壯武饒智畧惠而好士然性剛多忤諸上官諸上官人人弗悅也府君委曲為保持之得不敗至遼帥楊時思自勵有以報府君而府君所下軍書規畫調度咸中窾以是得盡力連破敵當是時遼幾重相嵩見府君連受賞益不懌愈欲危府君府君以明法而是時諸邊臣治軍餉不無有所乾沒給事御史臨當出覈相嵩私沾沾謂府君且當得罪矣而給事御史至鉤出納籍旁采物議亡論於府

君亡害更極推薦謂白首籌邊赤心報國相嵩𨓦陽驚曰王某能爾耶九月大敵王文土蠻黑石炭諸部十餘萬騎駐大醣場以精騎七千犯界嶺坎牆且上裨帥崔桐拒擊走之其别騎犯箭捍嶺裨帥佟登走之復合其騎犯箭捍嶺以西大帥歐陽安馬芳等走之其竒兵數萬騎入黒谷嶺中軍將張倫等破走之賊度明兵衆合而堅不能以間進遂拔營遁府君擐甲嚴號令督諸將逐之出塞𨓦返無所失亡是歲府君功最大竟以相嵩

恚故格不錄予賞賞如初而練兵之議起矣薊鎮外捍
敵内控三輔戍卒故數萬人而承平久多所竄逸自庚
戌變後敵日迫勢不能不多調各邊兵為衛邊兵歲苦
調發日以減耗後先督撫諸公議練戍卒歲益壯可省
調發十之六七大司農省軍興芻粟稱是見以為名美
而戍卒多選愞不習戰所勾募取充數而已諸老將孰
計之不敢任調發如故相嵩與其子世蕃業得之冀以
中府君而郎有某生者久廢暴從倖臣文華起廼以謂

相嵩相嵩復陽驚曰邊事弊迺爾耶於是指授兵部疏令某生出按薊卒所以不練狀而某生至則風府君曰足下何所失相君指耶府君唯唯既行駐昌平再書貽府君曰不佞將入矣何辭以復相君府君曰吾業已失相指何復為且某長者吾不敢以汙請竟不答而某生入為疏則盛言戍卒當練不宜以調發疲各邊而毀府君不事事相嵩當擬詔故盛其罪寛其罰要府君以後效府君不敢辨為疏列十三事請以三歲為期曰添募

游兵曰近地堢勾曰原籍清勾曰調取邊官曰安恤軍情曰周濟糧餉曰軍器犒賞曰預備戰馬曰更選戰丁曰撫夷支費曰責憲臣曰責將領曰脩邊牆所以規畫甚詳時左侍郎江公署兵部然府君言條爲奏以請相嵩覽之嘻曰昔何畧之又何詳也且若尚欲三歲耶明年之二月敵犯遼左府君所部將照大破之獲首功八百二十四級鹵馬牛羊夷器以千計故事獲首鹵至二百即以捷聞至四百以大捷聞府君所破獲過當當封

而世懋復舉進士相嵩愈益恨持府君益急例春防所調發兵視秋省十之五至是以練戍卒故復殺其二而巴圖爾錫凌阿數萬騎挾諸延師伊克噶海為鄉導謀入寇府君所遣諜多被殺廼嚴勅諸將守要害而具疏以援兵請相嵩客疏謂府君欲挾敵自重耗大司農金錢不可聽上為心動而無何敵竟乘灤水淺突衝潘家口入掠府君率所部萬餘騎直前拒敵數里而陣别遣大將馬芳等以輕騎八千乘夜繞出賊前賊故衆數倍

我然莫知我虛實稍斂其衆不敢散掠凡三日引去兵
尾而擊之捕首凾百事聞上廼知府君前所請兵非謬
第停祿爲秋防筴而錄諸將歐陽安等下之獄然相嵩
已嗾御史論安等皆坐死欲以揺府君而見部將當從
守邊者刺知狀稍稍引避自遠府君筴之無可與共秋
者益困不能舒而都御史鄢懋卿相嵩客也欲以府君
啖相嵩佯爲露情欵者曰相君實欲困若念邊事重不
復能困若以而不任且縱之歸耳府君謂鄢同年生不

責我果請歸樾卿廼為屬草授廵按御史方輅輅嘗以
邑令事府君雅不欲聽樾卿曰毋傷也今相君欲逐王
王自請歸是兩徇之也輅以草辭重欲別具草樾卿曰
弗重上弗聽也上弗聽而王弗得歸是無徳於王而重
失相君指也輅廼從受草然府君庶無可跡汙者第極
言病悖不任事負上恩當罷既疏上相嵩為内主逮之
下錦衣獄獄以讞牘請相嵩子世蕃削所具府君功次
上刑部尚書鄭公惜之持不肯從重論再駁廼比守邊

將帥守備不設失陷城寨律至明年庚申之十月朔竟不免嗚呼痛哉初府君就逮時二子獨世懋在而世貞為山東按察副使自劾解印綬去與世懋謀為伏闕請代者府君力止之曰我於國家無少負上幸念我或庶幾忘之奈何復激之耶且嚴氏為穽深蹈其一矣若兄弟奈何行復蹈也世貞等不得已則時時從相嵩門蒲伏泣請解相嵩亦時時為謾辭相寬戒以毋激上意亦無他第不欲遽釋弛邊臣心耳而遼左覈功狀至相嵩

陰攝削府君名兵部郎徐君善慶復以練兵出相嵩㗋之令追論府君徐堅不從久之移病歸相嵩既巳陷府君謀為下石益切然愈益詭秘世貞兄弟不知也嗚呼痛哉當府君在獄時謂二子曰吾自御史遷治餉當為逆鸞所構死不死南禦倭當死不死北禦敵數歲歲當死不死今廼死相嵩手耶豈非命哉死等耳死敵為快然辱國吾寧自辱耳日取周易尚書毛詩讀之欣欣若有得曰古之聖賢處憂患而不失性情之正如此也雖

一息存而志不少懈文王之演易於羑里也其固未之
逮也子路之死也而結纓曾氏之死也而易簀庶幾余
自勉哉迨及禍神色揚揚如平時不少亂府君孝友天
性質庵公開八袠稱令善終府君猶以生晚不及共奉
為恨自號曰思質每語陳淑人未嘗不泫然掩涕也事
其兄都事君及史氏姊恭甚即兄姊少乏取之府君如外
府也舉進士而族有妬府君者造浮辭皷之至非所忍
聞府君以御史歸而會其人坐大獄府君力為脫之死

人有用前事聞者府君愀然曰毋多言三世而上何人哉質庵公斥義田千畝贍族父之田漸瘠府君方有戎事不暇及歲别捐米三百石以予貧者而謂世貞兄弟必終質庵公志内外親待府君而舉火者十餘人以歲時給奉繒絮醖粲者又十餘人所稱貸不取息者又十餘人惇信扶義俶儻重然諾急朋友之難甚於已一飯必報至仇隟不以挂胸臆中坦易無城府時自謂生平事無不可對人言者其居鄉好從鄉父老稱説稼穡較

歲豐儉及前輩長者事其仕宦好稱說節義慷慨疊疊不厭而大要歸於忠厚其於材好諸葛武侯范文正及近時王文成諸公於詩好建安李杜文好司馬子長賈長沙蘇子瞻封事好陸宣公而尤篤精於經術閱書一過目即成誦於百家言無所不窺曉指畫山川險易籌兵餉歷歷如覩馬上占奏草兩吏從旁録之指為痛然府君不欲以才掩人即驟卒奏一策可用欣然攬之若已出所歷官皆臺職三為廵按一經略一提督三廵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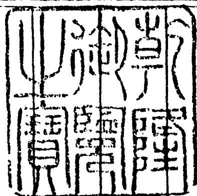
一總督其所推轂賢士大夫遍天下所當糾即時宰以
私屬之不為動其為總督時相嵩銜府君已見端而會
有詔薦堪大任者府君以前都御史汶上吳公定陶曹
公侍郎福山郭公名上曹公郭公俱坐得罪相嵩戍吳
公亦以相嵩恨之故自免者也後三公相繼起為當代
名臣海內稱之至所拔將校遷大帥者尤衆府君故畏
勤由浙而後軍事愈倥偬夜未嘗不四鼓坐籌所以為
日者其所其事待旦而行之後自謂吾在獄身危矣而

心少得安於聲色器玩世一切可欲無幾微豔少則莊吾母郁恭人蓋彬彬白首也旁絶媵姬與昔賢所稱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孌童之牀者奚啻無愧色哉前府君逮而都御史餘姚翁公謂世貞曰毋用為而父憂是嘗帥吾浙矣不妄費一財不妄害一命故當無凶終且壽也且今浙帥庸若而憂而父耶世貞兄弟所以激屐自匿有生望者亦恃府君仁幾得如翁公言耳而竟不免痛哉痛哉然府君歿之一年而御史輅得疾歸一夕自

恨死兵部郎徐君移書來言相嵩所以㗖之狀為文祭
府君稱府君武穆而斥嵩奸檜文具在又一年而侍御
鄒君論罷相嵩戍子世蕃孫鵠又二年而侍御林君按
世蕃反狀詔僇之籍其家相嵩為編氓以死又一年而
都御史懋卿以嵩黨戍又一年而世貞上書具其事
今少師徐公少傅李公與諸公憐之下吏部太宰楊公
憐之為行大司寇報府君罪所坐枉大司馬報府君功
當録楊公尤慎之行御史報具如大司寇大司馬指廼

以聞詔曰王某准復原職嗚呼諸爲姦陷府君死者相繼敗而府君頼天子恩與諸宰輔大臣之明以有今日令府君而在即不敢望委蛇從諸公後得一援枹鼓生當匈奴必有可以自效如孟明魏尚者而已矣迺僅使世貞兄弟見之痛哉痛哉府君生以正徳丁夘五月四日歿以嘉靖庚申十月一日得壽僅五十有四娶吾母郁氏故居士公遵女以世貞主事滿考從府君僉都御史封爲恭人生二子即世貞娶魏氏封安人世懋娶章

氏一女嫁太學生張希九從府君京師故病瘵聞府君變痛不勝死二孫士騏為世貞出聘沈氏士駰為世懋出五孫女長適鄉貢士華叔陽早歿次適朱木又次許聘華之某為世貞出二尚幼為世懋出有奏議二十卷詩文一卷藏於家世貞等將以明年巳巳之十一月初九日奉府君葬於項涇之陽而謹泣血具狀如左惟明公哀而褒之一言歿者得稱為先君子骨且不朽存者唯世貞等得為人子亦且不朽不勝懇切惶恐之至


乾隆御覽之寶

弇州四部稿卷九十八